



敦煌密教石窟之探討 ——以莫高窟第 465 窟為例

林怡蕙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佛學組二年級

提要：

本文題目為「敦煌密教石窟之探討——以莫高窟第 465 窟為例」，文中主要共有四個章節，由「導論」起筆，先分析莫高窟的研究價值與莫高窟第 465 窟的研究動態，其次，分析學術界對於莫高窟中第 465 窟的資料。進入第二個章節，「莫高窟第 465 窟概觀」，統攝敦煌莫高窟的概要，其探討敦煌與莫高窟之環境關聯，重點為探討莫高窟第 465 窟的歷史背景，其中討論 465 窟是何時興建呢？465 窟的風格為密教系統嗎？這些必需借由遺留下來的文獻配合歷史的記載還原才能有最貼近的答案，之後切入莫高窟第 465 窟之整體圖像結構，借由圖片與繪畫立體空間圖來加以說明與闡述，如是分析能更加清楚與透徹。第三章節，「莫高窟第 465 窟圖像結構內涵之分析」，進入 465 窟的主室內容豐富，主尊圖像之神秘，技術之精湛，畫風之古樸，皆令人驚歎，表現出震撼人心的寧厲之美，先由主室壁面圖像結構之關連性作為討論，本節依主室的四面牆壁即西、南、北、東之方位區分，試圖找出每壁的本尊像特徵、內容及圖像結構所展現的關連意涵的陳述，然後進入，窟頂圖像結構與分析，筆者依其經文及圖片，將五方佛為利益眾生所含攝之意涵以表格方式展現，之後導入中心圓壇之內涵分析，465 窟中心圓壇下層壇壁，有畫寶瓶、劍等圖案，在中心壇城上曾裝飾密教的小塑像。現今已一無所剩了，而這些線索含藏著什麼？最後的章節「結論」，總述探究結果筆者試圖模擬主室的時空藍圖，即呈現出 465 窟主室立面透視圖、單幅圖像架構圖、主室圖像結構圖及西壁、南壁、北壁主尊曼荼羅圖及五方佛曼荼羅圖與窟頂圖像結構；配合經文、及前人研究對應主尊像的特徵找出主尊之名號及表徵義，分析其圖像結構的體、相、用之關連性與中心曼荼羅的作用。

關鍵字：

敦煌 密教 圖像架構 莫高窟 465 壇城



一、導論

（一）敦煌莫高窟之研究價值分析

敦煌是各種民族集散的大舞臺，以其原有深厚的漢文化基礎，融入西域傳入的佛教和印度佛教文化之智慧傳承，歷代無數的佛弟子，在此造就了輝煌的佛教藝術。就「沙漠中的明珠——敦煌石窟」的概念而言，學界普遍認同是以敦煌莫高窟為主體，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東千佛洞、肅北五個石窟等規模大小不同的廣大石窟群。而敦煌莫高窟藝術之博大精深，氣魄宏偉，在於其融合了建築、雕塑和壁畫為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寶庫，是中國也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有 1600 餘年歷史的曠世奇葩。1987 年 12 月，甘肅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早期，在 18 世紀，已有學人對莫高窟進行考古調查¹，隨著世界各國所藏的敦煌文獻不斷的刊佈，均呈現出一片大好局面的同時，因而輕易地忽視了，在莫高窟客觀存在，同時也是極其重要，構成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另一部分，即是莫高窟北區石窟。北區石窟雖然是極少有人問津，這種十分特殊現象的出現與存在：一、是由於北區石窟本身，是處在有著極其豐富內容和研究價值的南區石窟之對比下，這樣就使得北區石窟有相形見拙的感覺。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北區石窟的意義與價值，學界本身對北區石窟的關注不夠所造成的。因為，資料極少被公佈和相應比較的研究上也會較辛苦，也就使得北區石窟只能長期處在極少人知，特別是不為人注意的境地。這種現象的存在，也使得學界在研究敦煌石窟，特別是莫高窟時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北區石窟的存在，尤其是存在於與南區石窟毫無區別的同一條件與環境下的這一特殊石窟群。近代，於 1994 年後，多次的舉辦國際性敦煌學學術交流研討會，在對於莫高窟北區石窟整個學術動態而言，才有相當程度的成果展現，這乃歸功於第一線上，為其努力實地考察之專家研究者。因文獻有更進一步的斬獲；見於此，更鼓動研究敦煌莫高窟之動力。

¹ 摘自《敦煌石窟考古小史》：清乾隆年間，時任安西觀察副使的常鈞考察敦煌后，于 1742 年成書《敦煌雜抄》、《敦煌隨筆》。清嘉慶、道光末年，西北歷史地理學家徐松考察西北地區，著有《西域水道記》。1922 年，駐防敦煌的肅州巡防第四營統領周炳南命營部司書會同敦煌縣署對莫高窟、榆林窟、東千佛洞等進行普查，並首次對石窟進行編號。此即“官廳編號”，成文《官廳詢問表》，收錄于陳萬裡《西行日記》中。1925 年 2—7 月，陳萬裡隨美國華爾納率敦煌的考古隊西行考察，成書《西行日記》，作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實地調查報告，于 1926 年 7 月北京朴社出版。1944 年，史岩等對莫高窟供養人題記開始調查，于 1947 年出版了《敦煌石窟畫像題識》，同時對石窟再次編號，此即“史岩編號”。1947 年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再次普查洞窟並重新編號，此即“文物研究所編號”，陸續對莫高窟窟前遺址、北區廢棄洞窟等進行了考古挖掘。對石窟斷代分期和壁畫、彩塑內容進行深入考證，成書《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和《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莫高窟窟前殿堂遺址》、《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等，並發表了大批關於石窟史、石窟壁畫考證的文章。又有姜亮夫《莫高窟年表》、張大千《莫高窟記》、石璋如《莫高窟形》、馬德的《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等關於石窟考古方面的論著。



(二) 莫高窟第 465 窟研究動態

促成本文之開端，乃因筆者在特殊的法緣中認識莫高窟北區中編號 465 窟，因此，對該窟產生極大的好奇與興趣，在拜讀相關文獻中，深感圖像與義理結合之重要。尤其，該窟屬於密教修行法門之石窟；以藏傳佛教修行次第為嚴謹體系之下，圖像的表徵其深廣的內涵，皆需經由上師灌頂、授權傳承與諸佛、菩薩、護法、空行、祖師眾等的加持，在觀修本尊上儀軌中明白詳述。該窟屬於無上瑜伽部的雙身部份，乃設限於諸多因緣之故。所以，本文僅作簡述之。

本文的發展依據為：一、學術界認同之《中國敦煌學史》及參考《敦煌學大辭典》作為研究該窟的基礎概念。二、配合西藏佛教發展思想史《青史》，以西藏學者之著作，《西藏密教史》之導讀及相關學術論典，²作為文化思想與歷史體系的架構。三、貫穿研究主題之精要窟圖：1.《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2.《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六五窟》。3.《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4.《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作為核心研究。四、本文得力於前輩學者的歷史文獻及思想背景研究成果，尤其在單幅圖像做圖像學及類型學的討論，³有助於本文更進一步的發展。接著說明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意識。

一、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即是純密教石窟的圖像結構，在於判別年代上，465 窟大都斷為中國之元代⁴，依據歷史文獻的推斷，筆者有另外之見解。二、本文試圖依尋佛法三藏之精髓，將含藏於圖像與義理之微妙寶藏相互對應之關連，借此反照古代敦煌佛弟子們在觀行上之豐富涵養。三、拜讀最直接相關的三本著作⁵中都未曾將 465 窟之中心壇城的主要作用為何？筆者試圖論述之。透過這些問題意識的探索，力求客觀地提示石窟的題材內容、佛教思想、性質、功能、藝術特點等彼此之間的可能關係，祈願能帶出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本身蘊含的深

² 西藏佛教史相關學術論典：1.張曼濤主編，1979·1，《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㉗·密宗概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2.張曼濤主編，1979·4，《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㉗·密宗儀軌與圖式》，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3.藍吉富主編，1988·6，《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㉗·西藏密教研究》，台北：華宇出版社。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總編輯（馬德），2003·10，《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³ 該窟最有直接相關之研究：1.《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敦煌藏傳密教藝術的珍貴遺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內容與形式〉，p.11~30。2.《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西夏藏傳雙身像與莫高窟第 465 窟雙身像比較研究〉，p.351~383。〈關於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斷代的幾個問題〉，p.384~420。3.《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藏傳密教的神秘寺院——元朝第 465 窟〉，p.241~250。

⁴ 石璋如著，《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p.243。彭金章，《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p.241。

⁵ 謝繼勝著，2001·9，《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大陸：河北教育出版社。彭金章主編/吳健攝影，2003·12，《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敦煌藏傳密教藝術的珍貴遺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內容與形式〉，p.11~30。



度及廣度，並且祈許未來能藉由同時期的石窟做比對研究，展現同時期密教與顯教石窟不同風格之所在。

二、莫高窟第 465 窟概觀

（一）敦煌與莫高窟之環境關連

依據〈敦煌史地、遺書整理和研究的新時期〉⁶結合〈敦煌莫高窟史研究〉⁷和參酌〈敦煌〉、〈敦煌石窟〉、〈莫高窟〉⁸整合出敦煌這地名與莫高窟的位置與環境關連。敦煌，漢代以前譯為「敦夢」，漢至清初亦作「燉煌」。新莽時一度改稱「敦德」。東漢地理學家應劭解釋敦煌為「敦」，大也；「煌」，盛也。大和盛就是開拓和發達，概括了敦煌的歷史地位和狀況。無論西漢的張騫、東漢的班超，漢代的絲綢之路，都是從長安出發，一路向西延伸到敦煌，至少分開南北兩條路，北道出玉門關，南道出陽關，通往西域各國。不管東來西往，敦煌都是必經之地，故有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稱，敦煌位於北緯四十度、東經九十四度，在甘肅省最西端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界處，包括黨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廣大地區，總面積約十六萬八千平方公里。

於敦煌市東南二十五公里之三危山與鳴沙山交界處，有一條小溪從中間流過，這就是今天的大泉河，古代又稱為宕泉。莫高窟就位於宕泉河在北出口沖開的鳴沙山最東麓的斷崖上，面對三危山，坐西朝東，洞窟密布岩體，大小不一，上下錯落如蜂窩狀，高約 40 米至 50 米，南北長約 1600 公尺。前秦之後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元等共計十一個朝代的開鑿，相當於修建到 14 世紀，形成一座內容豐富、規模宏大的石窟群。

佛教藝術寶庫而聞名於世的「莫高窟」，歷史演變記載⁹：「自隋代第 423 窟龕下有墨書發願文，其中有『莫高窟』三字，這是關於莫高窟名稱最早的記載；武周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中則稱『莫高窟』，晉時曾稱『仙岩寺』，十六國前秦時正式名為『莫高窟』。其後，隋末唐初曾稱『崇教寺』，元代稱『皇慶寺』，清未又稱『雷音寺』」但都屬在某一短時期內以一窟、一寺之名代稱整個莫高窟。此後沿用至今。隨中國朝代的變異而有不同的記載，但今以「莫高窟」或「千佛洞」稱之。追溯千佛洞最初開鑿石窟的因緣，專家們大多依據《莫高窟記》¹⁰底

⁶ 林家平、寧強、羅華慶等著，1995・3，《中國敦煌學史》，大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P.448~356。

⁷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總編輯（馬德），2003・10，《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P.21~25。

⁸ 季羨林主編，1998・12，《敦煌學大辭典》，大陸：上海辭書出版社。P.1~9。

⁹ 參見：李永寧，《敦煌學大辭典／莫高窟》，P.8。馬德，《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83》〈敦煌莫高窟史研究〉，p.42。

¹⁰ 參見：李永寧，〈莫高窟〉，P.8。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p.41~43。林家平，〈敦煌史地、



本的記載為主，其內容如下：(「 / 」為p・3720v原分行)

莫高窟記

右在州東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之世，有 / 沙門樂傳仗錫西游至此，巡禮其山，見金光 / 如千佛之狀，遂架空鑄岩，大造龕像。次有 / 法良禪師東來，多諸神異，復於傳師龕側 / 又造一龕。伽藍之建，肇於二僧。晉司空索靖 / 題壁號仙岩寺，自茲以後，鑄造不絕……從初鑿窟至大歷三年戊申即四百四年；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 / 十六。

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記。

文字記載敦煌莫高窟的修建，從晉至唐四百九十六年間創立和發展的過程，在符秦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先有沙門樂傳西游到了敦煌，見千佛閃耀，心有所悟，於是，鑿下第一個石窟。其後，又有來自東方的法良禪師，造了相鄰近的佛龕及寺院，佛法因而在此札下根基，這是開鑿莫高窟的開始，但如今都已不存在了。現今存在四百九十餘個洞窟。



莫高窟依地型分為南北二區，莫高窟的北區（圖一），除第 461 窟至第 465 窟已編號外，尚分佈著上下可達四層或五層不等，狀如蜂房，未予編號的洞窟二百五十餘個，時代分別屬於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等。陳悅新先生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¹¹提出不同的見解，突顯出所談論的北區石窟是「僧房窟」，從這類洞窟的印度源頭，並結合克孜爾石窟僧房窟及國內其它石窟，簡明扼要地交代了，僧房窟的洞窟形製與發展關係，特別是將禪窟等類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窟室，統歸入僧房窟的廣義概念中之新觀點，並結合北區石窟進行解說。在此基礎上，又結合北區石窟的紀念窟，提出了一一禮拜窟、僧房窟、紀念窟三

遺書整理和研究的新時期》，p353~356。

¹¹ 陳悅新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的發表，由上海龍華寺、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所、南開大學東方學研究所主辦，湛如主編《華林》第一卷，p.373—375。



類性質的洞窟代表了佛弟子在現實中之信仰、實踐、往生的生命過程，此為研究整體性關係的重要思路。可惜作者並沒有對這些展開論述，但是特殊觀點與新觀念的提出，對現階段北區石窟的研究是有啟發意義。另外，敦煌研究院組織專業人員，於 1988 年起至 1994 年，對北區石窟依次逐個進行全面科學發掘，已發現洞窟有六種類型——居住窟、習禪窟、居住窟、墳塔窟、倉廩窟、禮佛窟等，筆者將考察結果分為洞窟型態、特徵、痕跡、洞窟數量等整理為表格展示如下：

1988 年~1994 年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類型							
類型編號	洞窟型態	特徵、痕跡				洞窟數量	備註
		炕	灶	火	床		
1	居住窟	有	有	有		最多	
2	習禪窟	無	無	無	有		單室／多室。
3	居住窟	有	有	有		2	
	習禪窟			無			僅一人容身。
4	墳塔窟	棺床、塔				18	遺體、遺骨。
5	倉廩窟	土柵隔開的低槽				2	貯藏糧物。
6	禮佛窟	壁畫或彩塑				7	有五個窟已編號。

整理自：彭金章，〈莫高窟北區〉，p.11。

北區石窟在整個莫高窟中的地位是——僧人生活、禪修和往生後安置的地方。其洞窟形制多見有人字坡頂、前人字坡頂後平頂、覆斗頂，方形主室內或有一炕或有一禪床或有一棺床，一般為僅容一人的小型洞窟。這種分析研究使我們對於北區石窟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如果再配合以佛教教義、佛教石窟發展史、敦煌佛教史、敦煌歷代寺院僧人的社會生活、敦煌民俗等，廣泛的資料佐証，可能會更加準確地說明北區洞窟的性質與功用。接著，探討位於莫高窟第 465 窟之歷史概況。

（二）莫高窟第 465 窟的歷史背景

莫高窟第 465 窟的洞號，因探究者不同而有相異，根據〈莫高窟形〉¹²記載：「洞號——（張大千編號：C309）、（史岩編號：547）、（敦研所編號：T465）、（伯希和編號：182）。」本文將以持續做長期研究敦煌石窟的團體單位「敦煌研究院」之編號為名稱，期待日後有更新的文獻支撐本文的推論。接著討論，465 窟是何時興建呢？465 窟的风格為密教系統嗎？這些必需借由遺留下來的文獻配合歷史的記載還原才能有最貼近的答案。追尋文獻的脈絡可由五處著手：

¹² 摘自：石璋如，〈莫高窟形〉（二），p243。



文獻一、465 窟主室東壁門南側有藏文題記，金維諾先生請畫家將原文摹寫下來，並交由中央民族學院王堯先生解讀翻譯，其原文為：「bod lo nyi shu lnga la khyob〔khrod〕…… tshang bzhengs so」¹³，筆者再將轉成藏文字體：「བོད་ལོ་ཉི་ཤུ་ལ་ཀམ་པ་མཚན་པ་མཚན་པ་…… མཚན་བཞེངས་སོ」¹⁴。然解讀其意：「བོད་ལོ་ 藏年，ཉི་ཤུ་ལ་ 二十五，在、於，བོད་您，(བོད་) 中、裏面，མཚན་巢穴，བཞེངས་建立，སོ 終結詞。」中文意譯：「在藏歷二十五年……建立石窟。」

文獻二、伯希和 1908 年考察時，在前室中發現記錄的游人題記¹⁴，最早的一條為：「至大二年四月十五日及元統三年、至正十三年、至正十四年、至正十七年、至正二十八年等多條題記。」今尚清晰可辨的是：「至正十三年五月初十日 / 寧夏路嚴淨院僧趙 / 福藏何福信彭福顏李福照 / 安和尚永昌路蒙法吉祥 / 一行五人焚香禮拜到此記耳。」

文獻三、《敦煌石窟回鶻蒙文題記考察報告》¹⁵：宿白先生記載第 465 窟兩側禪室繪有佛塔，上有八思文一行。蒙文題記為：「……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字真言蒙文題記。」

文獻四、近年莫高窟北區考古發掘於 465 窟前室甬道南壁上部寫著：「元統三年（1335 年）……八月到此秘密寺」¹⁶。可知在元代就稱此窟為秘密寺。

文獻五、465 窟前室南壁中部墨寫的一行西夏文，據史金波先生翻譯，為：「燒施作者長法……，所謂『燒施』，即護摩法、火供。」第二條題記共兩行文，史先生譯為：「（一）七字咒十七萬。（二）長咒一萬八千。」¹⁷

學者們關於 465 窟的斷代及《臘》卷中所提的「獨剎神堂」疑是 465 窟，筆者目前收集的資料，整理成表格說明之：

¹³ 參見：謝繼勝，2002・1，〈第 465 窟藏文題記與獨剎神堂問題〉，p.404~408。

¹⁴ 伯希和著，1993，《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p.384。參照：楊雄，1996・2，《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p.11。

¹⁵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師範大學蒙文系，1990 年第一期，《敦煌研究・敦煌石窟回鶻蒙文題記考察報告》，p.1~19。

¹⁶ 彭金章主編，2003・12，《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p.241。

¹⁷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p.288~289。



學者對「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斷代研究及疑為獨煞神堂之說明						
根據文獻	斷代者	初建年代	公元年	斷定理由	斷定結果	出處
一、《臘》卷 二、藏文題記	金維諾	唐代 / 吐蕃	839 年	* 崖下獨煞神至狼子神堂六十盞，獨煞神□（五）盞。「崖下」系指鳴沙山北區崖面。敦編第 465 窟為此端之最大窟，疑為原獨煞神堂。 ◎據《唐書·吐蕃傳》：長慶元年（822 年），唐與吐蕃會盟，兼署彝泰七年。彝泰二十五年應為 839 年。	* 獨煞神堂 ◎839 年	* 〈敦煌窟龕名數考〉p.329 ◎〈敦煌窟龕名數考補〉p.340。
一、《臘》卷	馬德			燃燈區「崖下獨煞神至狼子神堂」，這一區域不屬崖面窟群之列。據敦煌遺書 S.5448《敦煌錄》關於莫高窟「南北兩頭有天王堂及神祠」的記載推測。	這可能是崖面以外的佛教的護法神一類的建築群。	〈敦煌石窟《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寫作時代考〉，P.353~354。
二、藏文題記	謝繼勝	唐代 / 吐蕃	839 年	1.「彝泰」為贊普的年號，意譯為：「長久安泰」。這是所有吐蕃贊普中惟一記載的年號。 2.西夏文文獻在莫高窟北區中，只見於 464 窟、465 窟。	西夏初年，衛藏藏傳風格。	謝繼勝著，2001·9，《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p.406。
三、中文題記	伯希和	元	1309	至大二年為公元 1309 年，至正十三年為公元 1355 年。依據上題記可知，465 窟建窟的下限不會晚於元至大年間。	十四世紀初葉之前，465 窟已建成。	伯希和著，1993，《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p.384。
四、蒙文題記	敦煌研究院：宿白	元 / 蒙元	1269~1271	八思巴 1260 年奉忽必烈之命製蒙古字，1269 年貢獻新字，頒行全國，1295 年忽必烈去世以後，這種文字不再使用。	藏傳石窟	1990 年第一期，《敦煌研究·敦煌石窟回鶻蒙文題記考察報告》，p.1~19。
	楊雄	蒙元	1256~1260	噶瑪拔希所建： 1.主壁三鋪圖為噶舉派主修本尊。 2.建後廢棄的原因與噶瑪拔希當時個人際遇相關。 3.東壁門上載尖帽的供養人像疑是噶舉派上師。	藏傳石窟	楊雄編，1996·2，《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p.11~18。



筆者從 465 窟的題記及參考前人研究，推定該窟屬於密教藏傳石窟，始建於唐代，唐朝稱「獨煞神堂」、元朝稱「秘密寺」即是當今的「465 窟」，理由如下：

1. 為何獨煞神堂是 465 窟？西藏盛行信奉觀音思想乃緣自於國王松贊干布為觀世音菩薩之化身；知名的布達拉宮為西藏政治、思想中心，「布達拉」意譯：觀世音；布達拉宮則為觀世音的剎土。家家觀世音和六字真言的在西藏隨處可見。而「獨煞神」則可見於《悟真謹上河西道節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轉兼十二時一十七首并序》¹⁸：「觀音獨煞，助濟人民。」也就是獨煞神就是意指觀音菩薩。所以，獨煞神堂理當是 465 窟。也就是就目前所看到的 465 窟之圖像並非於唐代即有，也許以前主尊為觀世音菩薩，想當然爾被稱為獨煞神堂。

2. 獨煞神堂在唐朝滅亡後是否有重大改變？是否重新修鑿石窟？若依據前面推斷無誤，則獨煞神堂經歷約 200~600 年間因緣的變化流程相續不斷，或許遷移、或者政治之因……等，加上無上瑜伽部密典出現約於七世紀至八世紀間，據《西藏密教史》¹⁹記錄：「七世紀後期，是大威德法系、集密法系、喜金剛法系和勝樂法系的經典傳播時期。」從這脈絡上對應 465 窟現今的構圖法則，或許可確定 465 窟之前身即是獨煞神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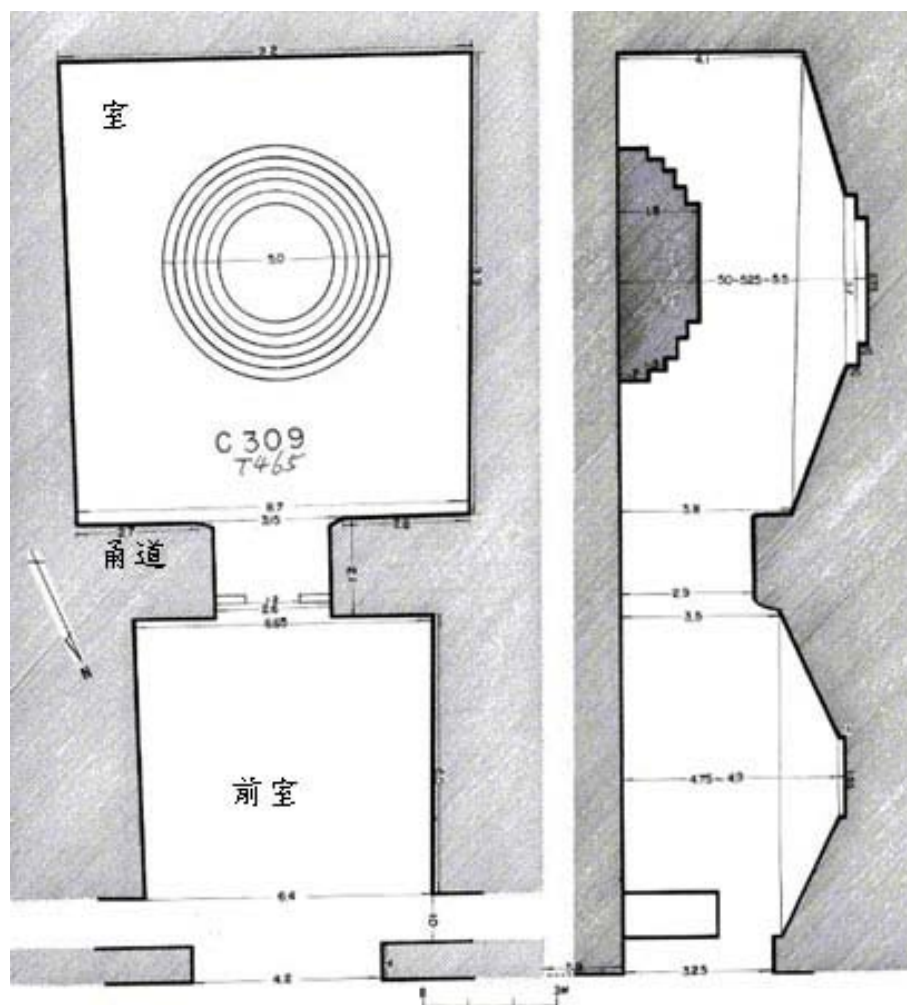
(三) 莫高窟第 465 窟之整體圖像結構

探索 465 窟之全貌，以圖文並貌²⁰的方式呈現，透過合平面圖及解剖圖的展示，對該窟的有初步的認識，配合彩圖的導覽及立體空間圖的架構和文字的描述，帶出 465 窟之整體圖像結構。石窟形制：覆斗形頂，設中心圓壇，總長約 19.7m，由主室、甬道、前室組成。(圖二：平面及剖面圖)

¹⁸ 轉見於王惠民，1995 年第一期，《敦煌研究院·獨煞神與獨煞神堂考》，p.128~134。

¹⁹ 索南才讓著，1998・11，《西藏密教史》，p.12~14。

²⁰ 本文所用度量數值依據石璋如，1996・4，《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p.207。文脈、圖版部份參閱楊雄編著，1996・2，《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彭金章主編，2003・12，《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謝繼勝著，2001・9，《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p.351~353。伯希和，1906~1909 年考察，〈伯 182 窟〉，p.384。謝稚柳，1942 年探索，(309 窟)。



前室：長 7.7m 、 寬 6.65m 、 總高 3.5~4.9m(含覆斗頂)，四壁及頂塗白色，南北壁各畫噶當覺頓式佛塔，通往甬道之兩側也各有佛塔一座，門頂上亦小幅著僧裝之祖師人圖像，而壁面有六字真言及塗寫的游人題記等，可辨識為漢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等字型，這些題記大多交織在一起，許多已無法辨別。（圖三）

圖二：465 窟平面及剖面圖

甬道：長 2.1m、寬 2.6m、高 2.9m，設有門進入前室，門上居中畫菩薩，窟頂部份大都已毀，殘存虛空雲彩之圖案，牆壁上，由地面到頂端有相續蓮花圖案，意喻著法脈清淨不染和傳承永續不滅之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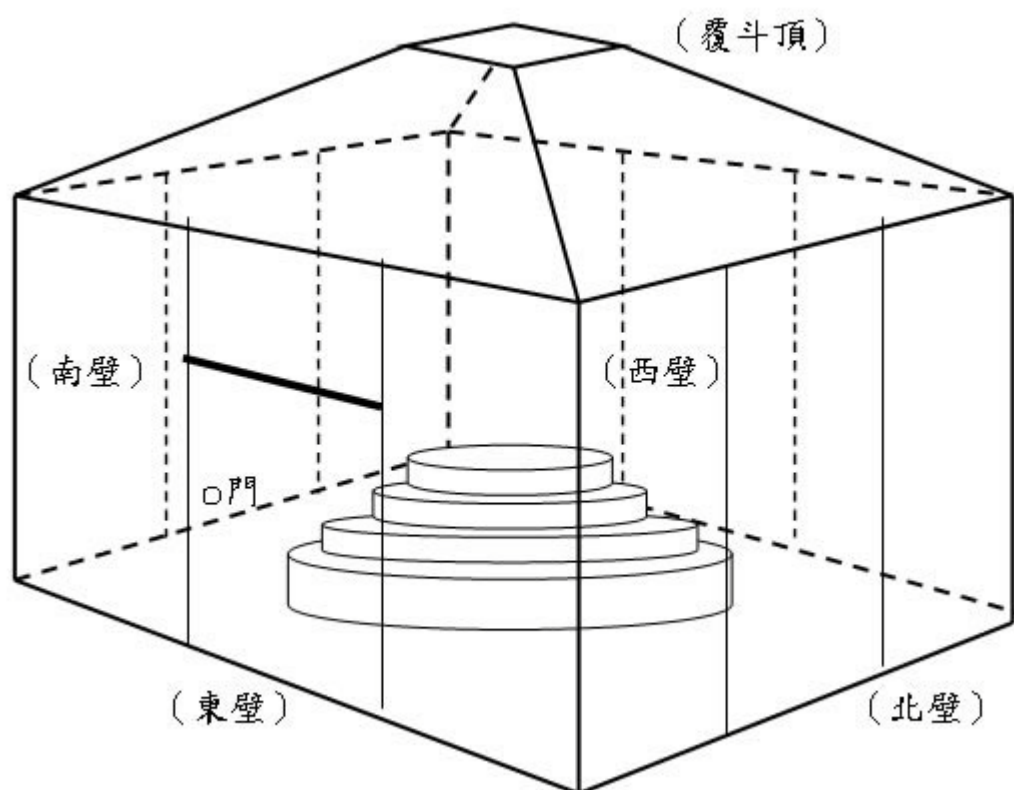
圖三：465 窟前室圖



圖四：465 窟主室全景圖



主室全景：長 9.9m、寬 9.2m、高 3.8m，，覆斗型窟頂畫五方佛。三壁畫有本尊，每壁三幅共計九鋪，其中北壁靠西壁的一幅壁畫毀損無法辨識。東壁門上繪五金剛，中為大威德金剛，兩側各畫僧人二眾，共計九尊；東壁南方畫護法神及其眷屬，下方畫八十四大成就者中的六幅尊者像，東壁北方繪有四臂馬哈嘎拉護法神及其眷屬，下方與南方相對應繪有八十四大成就者六幅尊型。主室中央偏後設有四階（五階）圓壇²¹，從中央圓壇至覆斗頂總高 5~5.5m，壇週邊繪有菩薩、寶瓶、劍等圖像。（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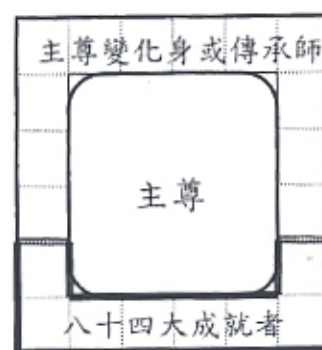


莫高窟第 465 窟主室立面透視圖

²¹ 依據石璋如著，1996・4，《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p.207。剖面圖為五階；楊雄編著，1996・2，《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p.34。圖片為四階。筆者推演，依據考察時間：前者 1942 年；後者 1993 年，依歷史演進而推斷，昔曰原有五階，因緣之故，整修後為四階。



前室通過甬道進入富有豐富神祕色彩主室，將呈現不同的境界，人物形象和表情充滿奇異與漢地風格大不相同，內容是根據密教的經典和儀軌繪製的。主室的壁面構圖皆為本尊和佛母雙蓮身或單尊本尊或單尊佛母，在構圖方面主尊上方共計有十二小圖；內容皆變化身或傳承祖師，主尊下方為八十四大成就者，每幅皆有八格，共有九幅，加上東壁十二小幅，故總共有八十四幅。(見右圖)。



單幅圖像架構

三、莫高窟第 465 窟圖像結構內涵之分析

465 窟圖像書籍的出版對於分析圖像結構，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與助益，本節在行文方面，將採比對圖像及參考文獻資料²²，配合大正藏經和圖像專用書《藏傳佛教神明大全》之脈絡，依其主尊特徵形像之內容做整合再對應出主尊之名號，再對應經文而完成 465 窟之完整圖像內容。最後，以表格方式呈現結果，再陳述圖像結構之關連性。

(一) 主室壁面圖像結構之關連性

465 窟從主室向上仰，即能見到覆斗頂中央之大日如來，座西面東，即表明西壁就是主壁。主室中每壁不同的本尊圖像所具有的畫格，大小基本相同而沒有圖像大小的偏重，蘊含著平等的看待諸本尊。

壁畫所繪雙身結合的圖像，合體尊又被稱為歡喜佛，基礎承自源遠流長的印度性力派金剛乘²³傳統，金剛乘是無上瑜伽密法的通稱。公元八世紀，西藏便以真言乘、持明藏、方便乘、金剛乘或果金剛乘²⁴代表密教，宗喀巴大師把密教的特點概括成三點：「一是通達生死煩惱的一切道理後，貪變成無量光，是誦咒的意壇城；二是方便和智慧生為本尊的語壇城；三是生殖器作為修行所依的身壇

²² 本文所用度量數值依據石璋如，1996・4，《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p.207。文脈部份參閱楊雄編著，1996・2，《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彭金章主編/吳健攝影，2003・12，《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p.11 及圖版。謝繼勝著，2001・9，《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p.351~353。伯希和，1906~1909 年考察，〈伯 182 窟〉，p.384。謝稚柳，1942 年探察，(309 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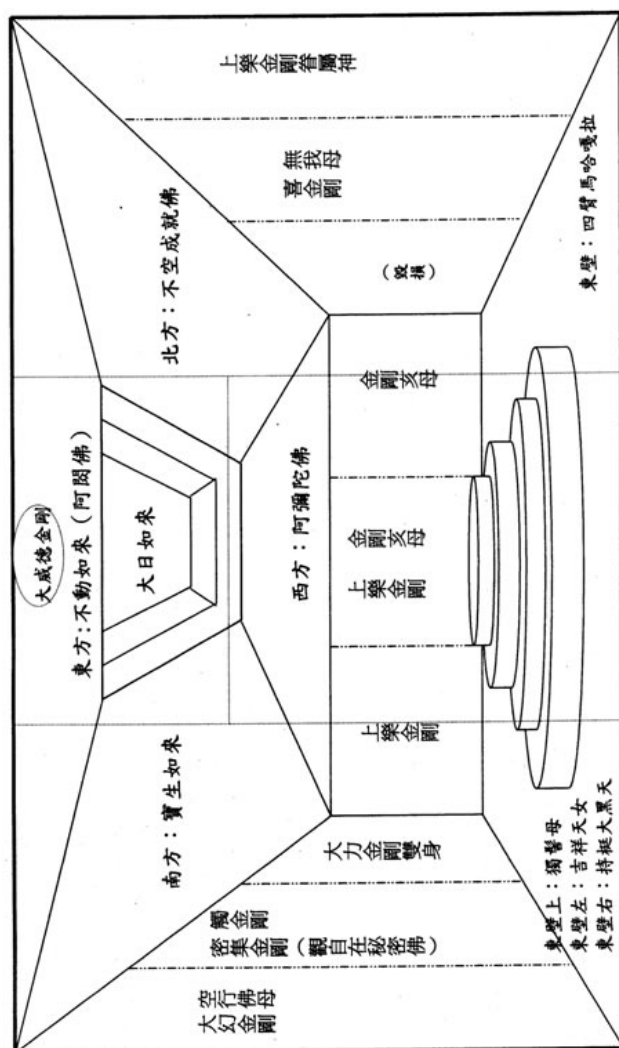
²³ 「性力派金剛乘」：在傳授知識時使用咒語(梵文為怛特羅或陀羅尼)和曼荼羅等方法，印度教、濕婆教把它作為修煉密法的一條途徑和方法，幫助瑜伽行者迅速獲得成就，只能代表初期密教。索南才讓著，1998・11，《西藏密教史》，p.7。

²⁴ 顯教是因法。密教是果法，著重探討實踐方法和輔助修煉的各種儀軌、咒語等。索南才讓著，1998・11，《西藏密教史》，p.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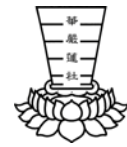
城。身、語、意三種壇城是入密法的三條門徑。」²⁵

密法共為四續部：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部。無上瑜伽密法重點講述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的修法，換言之，就是方便和智慧雙運法。為了便於理解，密典中把方便智慧用男女二根表示，說明氣、脈、明點的相互關係和特殊功能，以及氣通、脈順、明點足的修煉方法。集密、大威德、喜金剛、勝樂和時輪等作為無上瑜伽部的骨幹法，被化分為方便父續、智慧母續及無二續三大類，凡直接講生起次第法，間接講圓滿次第法的經續是父續，凡直接講圓滿次第法，間接講生起次第法的經續是母續。接著導入 465 窟主室之圖像結構，本節依主室的四面牆壁即西、南、北、東之方位區分，試圖找出每壁的本尊像特徵、內容及圖像結構所展現的關連意涵的陳述。



莫高窟第 465 窟主室圖像結構

²⁵ 續部是對密教典籍的稱呼。



西南：上樂金剛	西中：上樂金剛雙身像	西北：金剛亥母
		
南東：大幻金剛雙身像	南中：大幻金剛雙身像	南西：大力金剛雙身像
		
北西：毀損 無法識別	北中：喜金剛雙身像	北東：上樂金剛眷屬神
		

圖五：465 窟西壁、南壁、北壁主尊曼荼羅



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主室之圖像結構：（圖五）

465 窟西壁之圖像結構		
位置	尊像名號	圖像特徵
西中 ※雙蓮身像	上樂金剛 （勝樂金剛）	男尊，身紫褐色，一面三眼（第三眼表徵 ²⁶ ：直視真諦），二臂，齟牙咧嘴，獠牙畢現（表徵：唯物主義的虛幻世界）。頭戴飾有交杵金剛的五骷髏頭冠（表徵：五佛五智於一身。）和五十顆斷頭串成的項環，雙手擁妃，且右手持金剛鈴左手持金剛杵（鈴、杵表徵：慈悲和智慧或光明與化身），右腳踩黃色仰臥魔，左腳踩黑色伏臥魔。
	金剛亥母 （豬面金剛）	女尊明妃，身紅褐色，頭像右側豬首，一面三眼，二臂；左手擁男尊，右手高舉持剝皮刀，右腿抬起勾向男尊，左腳與男尊右腳相疊踩向黃色仰臥魔（表徵：尋常男女。表法為根除貪婪或妄幻）。
西北	金剛亥母	身紅褐色，頭像右側一豬首，三目四臂，二臂；一手上舉剝皮刀（表徵：斬斷六妄），一手捧顛鉢並夾持一細柄天杖，掛五十顆骷髏璎珞（表徵：阻止解脫成佛的因即是我執），二足各踏一仰臥魔。
西南	上樂金剛	身色深藍色（脫落），一面三眼，頭飾金剛交杵的五骷髏頭冠，二臂；雙手置於胸前交持金剛鈴和金剛杵，腳踩仰伏魔和伏臥魔。
465 窟南壁之圖像結構		
位置	尊像名號	圖像特徵
南中 ※雙蓮身像	大幻金剛 （密集金剛） （觀自在密佛）	密集金剛被認為是所有如來金剛身、語、意之主，集五方佛於一身，身紅褐色，三面（紅褐、淺藍）三目六臂，頭戴五骷髏冠，頭髮向上束起呈火炬狀，上面兩手持金剛杵（表徵：阿閼佛的法界體性智）、左持法輪（表徵：大日如來之大圓鏡智），中臂左持蓮花（無量壽佛的妙觀察智）、右持金剛劍（表徵：不空成就佛的所作智），主臂交持於明妃身後，左手持摩尼寶珠（表徵：寶生佛的平等性智）、左手持金剛鈴，雙腿右弓字步，踩一側臥黑男子。
	觸金剛	女尊藍色，一面六臂，上兩手擁抱男尊，中臂右持金剛杵、左持法輪，下方兩手左持蓮花、右持金剛劍。
南西 ※雙蓮身像	大力金剛	男尊身似青色，三面石起（黑褐、青、粉紅）三目頭戴五佛冠，冠頂髮髻部位有作觸地印小佛。六臂，下方主臂交持於女尊背後，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持金剛鈴，中間兩手持細柄天杖，上方兩手舉執赭石色人皮，人頭垂向右侧，飾五十顆骷髏璎珞。雙腿右弓字步，左右各踏一魔。
	?	女尊粉紅色，似二臂，（畫面無法辨識），擁抱男尊。
南東 ※雙蓮身像	大幻金剛	男尊身藍色，四面（藍、綠、灰褐、黑）三目四臂，頭戴五骷髏冠，頭髮向上束起呈火炬狀，前兩手持剝皮刀（表徵：斬斷煩惱），左手持顛鉢（表徵：轉識成智的智慧），後兩手拉弓，足踏仰伏魔，魔手捧顛鉢。
	佛空行母	女尊黑褐色，四臂，前兩手擁抱男尊，後兩手拉弓。

²⁶ 所有（表徵：）部份，參自：羅勃·舒曼，1998・4，《慈悲智慧藏傳佛教藝術大展》，p.94~120。



465 窟北壁之圖像結構		
位置	尊像名號	圖像特徵
北中 ※雙蓮身像	喜金剛 呼金剛 歡喜金剛 托鉢喜金剛 飲血喜金剛	身藍色，八面十六臂，中央臉面較大，兩側各有較小的三臉，右邊的三面分別為紅色、藍色和白色；左邊三面分別為黃色、褐色；上方置紅褐色小臉。十六臂皆持頭蓋骨（碗狀），主要的兩手持頭蓋骨交叉於明妃後背，諸右手所持頭蓋骨內為各色人獸，分別為：象、馬、驢、牛、駱駝、人、鹿和貓；諸左手所持頭蓋骨內為各色神靈，分別為黃色護西方的水神和樓那、綠色護西北方的風神、紅色護東南方的火神、白色護東方的月神、紅色的日神、藍色的閻摩、黃色的財神和黃色的地神。頸佩有眾多骨飾和斷頭項環，足踩四妖魔（煩惱魔、五蘊魔、天魔、死魔）。 ²⁷
	無我母	金剛無我母，意為「金剛無我」，為般若智慧（般若波羅密多的人格化身），又稱「一切佛陀之母」。無我母同時為金剛持和喜金剛之佛母，同時也是薩迦派的主要本尊，紅色身，伸右手持剝皮刀，左手勾住男尊脖頸，頸佩有眾多骨飾和斷頭項環（表徵：瑜伽大師深奧語、意），頭戴骷髏頭冠或菩薩冠。
北西	毀損	無法識別
北東	上樂金剛眷屬神	身色右半為白色，左半赭色。四面：右二青面、中臉色半白半赭、左面深褐色，皆三目。十二臂：前兩手胸前交叉左手持金剛鈴右手持金剛杵（表徵：智慧與慈悲的結合），左手持物依序為：顛鉢、細柄天杖、套索、人皮；右手持物依序為：剝皮刀、提人頭、長腰鼗鼓、人皮，最後兩手高舉頭上，手心翻上食指觸頭上，掛骷髏瓔珞，左足踏手捧鉢之兩位魔，右足提高向彎。

密教中的神祇，有慈眉善眼的諸佛菩薩度母等，也有許多金剛明王等現憤怒相的悲面神祇，亦有無上瑜伽密的雙身本尊，而悲面主尊，在教義上是為拔眾生於苦海，實際上與世尊當初在創立佛教的宗旨是一致的，皆即大悲為根本。憤怒相是一種方便教法，以究竟為目的，求覺悟，求佛道，即以菩提心為因。這些皆是與方便為究竟的法門所施設的，也就是為了成佛而採用的方法，即是方便為究竟。465 窟之內涵義建立於三大，即體、相、用為要義。體大地、水、火、風、空，識六大，相大四種曼荼羅及用大身口意三密的緣故，表達「即身成佛」的道理。筆將即身成佛之理整理為表格如下：

體						相				用		
六大						四曼				三密		
地大	水大	火大	風大	空大	識大	大曼荼羅	法曼荼羅	羯摩曼荼羅	三昧耶曼荼羅	身密	口密	意密
理體					智體					結印契	誦真言	觀字義

²⁷ 參考：《喜金剛空行母幻網律儀續》，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祕密部》二，日本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輯，1957 年。摘自：《西藏密教史》，p.107。



若從金剛的意涵，來解釋 465 窟中的蘊含，筆者依據：一、《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言：「菩提心為因，悲為根，方便為究竟者。」二、《金剛頂經》說：

金剛形種種色相，舒遍照曜一切世界；從彼金剛光明門，出一切世界微塵等如來身，遍周法界，究竟一切虛空，遍一切世界雲海，遍證一切如來平等智、神境通，發一切如來大菩提心，成辦普賢種種行，承事一切如來。往詣大菩提場，摧諸魔軍，證成一切如來平等大菩提，轉正法輪，乃至拔濟一切，利益安樂盡無餘有情界，成就一切如來智最勝神境通悉地等。示現一切如來神通遊戲普賢故，金剛薩埵三摩地，妙堅牢故，聚為一體。生普賢摩訶菩提薩埵身，住世尊毘盧遮那佛心。²⁸

金剛所示的種種身形，如同如來周遍虛空法界，證入一切平等智，及不可思議的神變，具有廣大菩提心，承辦普賢如來之廣大深遠之願行，在菩提道上，護持正法常住，利益一切有情眾生，以智力摧破一切魔障之威德，能解脫眾生於無明；奉大日如來教令，破摧諸怨敵，如轉輪王之輪寶（謂之教令輪），由大悲而威猛之相，現憤怒之相者，凡諸佛菩薩都有正法輪身，也有教令輪身，故而密教有許多憤怒相者，或稱金剛，示現普賢如來之神通力與金剛薩埵如來之禪定力，其體性如同金剛堅硬牢固，亦可說是生於普賢菩薩之身業，住於毘盧遮那佛之佛心。因此，成佛重點皆在開發佛身，正如開發佛心也。

東壁為護持正法之護法眾。護法可分為三種類型：1.外修：主司抵禦外部災難，保護修行者和寺院免於乾旱、盜匪和其它不吉之難。2.內修：負責摧破人的心理障礙，諸如恐懼、憤怒、矜持和妒嫉等心理煩惱，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護法神。3.密修：是靈魂（識）深處的保護神，主要為釋放靈魂深處潛在的動能力，保護意識通達覺悟的道路。

²⁸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上，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T.18，No.865，p.208B。



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主室之圖像結構：(圖六)

465 窟東壁之圖像結構		
位置	尊像名號	圖像特徵
東門正中	大威德金剛 (能怖金剛) (閻摩德迦)	為格魯派重要的本尊之一，是戰勝魔鬼、苦難和死亡堅不可摧的真諦象徵，亦是文殊菩薩的猛相化身。大威德金剛沒有佛母陪伴，單獨出現的這一造型稱之為獨雄。
東北	四臂馬哈嘎拉 (大黑天)	身色為赭褐色，一頭四臂，三眼圓睜，呲牙怒吼，戴骷髏蛇冠，冠上有作觸地印的（不動佛）小化佛像，體形肥碩，頸部掛五十顆人頭瓔珞，前兩手右持顛鉢、左持剝皮刀；後兩手右持金剛劍、左持三叉戟（表徵：已經征服三界惡魔）。 大黑天是藏傳佛教中主要護法神之一，傳說：1.他被觀音調伏歸順，亦被視為慈悲觀音菩薩的猛相化身。2.是大日如來的降魔忿怒相。
東南	上	一髻母 一面三目，雙手持物為甘露瓶，身飾骷髏瓔珞。 一髻母兩側繪有火焰中的四位男子，身僅著圍腰，帶瓔珞，此為大黑天神的鬼卒。
	下右	持挺大黑天 (大黑天寶帳怙主) 二臂持挺馬哈嘎拉，一首三目，左手持顛鉢右手持剝皮刀，並於雙臂橫置長護法木一根（表徵：召集僧眾集會，是古代佛寺號令的象徵；也是保護佛教徒誓言的象徵。），戴五骷髏頭冠和五十顆斷頭花環，著虎皮裙，背光為屍林，其間有狐、狗、狼、鷹、鷲等墓間小獸和鳥禽。
	下左	吉祥天女 此尊騎騾，三目四臂，呈忿怒相，前兩手左持鉢、右持天杖，身飾骷髏瓔珞，火燄赤髮，有象首騾卒於身側。



圖六：465 窟東壁護法曼荼羅



（二）窟頂圖像結構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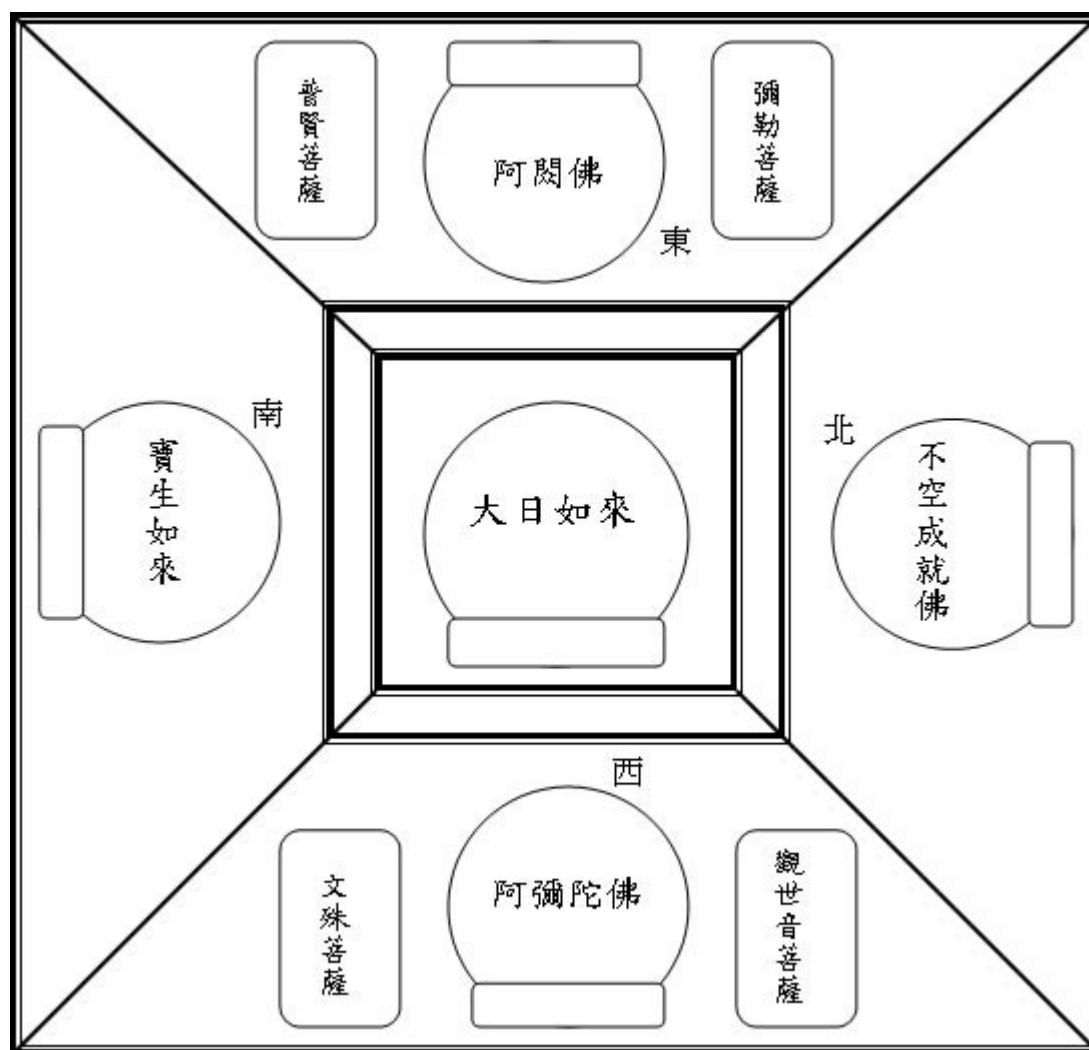
465 窟窟頂井心畫有大日如來，東披畫阿閼如來，南披畫寶生如來，西披畫阿彌陀如來，北披畫不空成就如來，是典型的金剛界五方佛。（圖七）五方佛龕之表意，乃根據《瑜伽總持》²⁹言：

五方佛位，各表一智，東方阿閼佛，因成大圓鏡智，亦名金剛智也。南方寶生佛，由成平等性智，亦名灌頂智也。西方阿彌陀佛，由成妙觀察智，亦名蓮華智、亦名轉法輪智也。北方不空成就佛，由成所作智，亦名羯磨智也。中方毘盧遮那佛，由成法界智為本，已上四佛智出生四波羅蜜菩薩焉。四菩薩，即金寶法業也。三世一切諸聖賢，生成養育之母，於是印成法界體性中，流出四佛也。



圖七：莫高窟第 465 窟五方佛龕

²⁹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上， T.18，No.865，p.208B。



莫高窟第 465 窟窟頂圖像結構

中央大日如來為佛部主尊，根本含攝五部（佛、金剛、寶、蓮花、羯摩）於其中，為一切法門之根源，為諸佛之母，從中央佛出生東方不動如來、南方寶生如來、西方阿彌陀如來和北方不空成就如來，皆以其特有的金剛部、寶部、蓮花部、羯摩部為方便，能引攝行者還入究竟體性，即毗盧遮那佛；不動如來從毗盧遮那佛金剛波羅蜜所生，以金剛波羅蜜為母，依此類推：寶生如來以寶波羅蜜為母、無量壽如來以法波羅蜜為母、不空成就如來則以羯摩波羅蜜為母。此四波羅蜜為定、為慧，表徵佛陀慈視眾生悲願的善巧應現，也標誌著眾生如何圓成佛果的菩提大道。³⁰

筆者依其經文及圖七配合《探索唐卡——佛部與菩薩部》將五方佛為利益眾生所含攝之意涵以表格方式展現如下：

³⁰ 摘自：郭祐孟先生，2003・12，《圓光佛學學報》，第八期，p.117。



五方佛					
五方佛	大日如來	阿閼如來	寶生如來	阿彌陀佛	不空成就佛
方位	中央	東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膚色	白	藍	金或黃	紅	綠
族系	佛部	金剛部	寶部	蓮華部	業部
座騎	獅	象	馬	蓮華（孔雀）	金翅鳥
六大	空	地	火	水	風
金、胎界	金剛界	胎藏界			
種子字	佉	阿	囉	縛	訶
智慧	法界體性智	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	成所作智
克服	痴毒	瞋毒	慢毒	貪毒	疑毒
象徵	理智具足覺道圓滿，佛我合一的境界。	覺悟人的本性，即具菩提心的境界。	修行菩提心的境界。	覺悟自身與諸佛之間融通無礙的境界。	自立自得近涅槃，證得金剛身。
手印	轉法輪印 智拳印	左手禪定印 右手觸地印	左手禪定印 右手與願印	雙手禪定印 托鉢	左手禪定印 右手無畏印
持物	無	偶見金剛杵	無	鉢或寶瓶	無
作姿	跏趺坐	跏趺坐	跏趺坐	跏趺坐	跏趺坐

（三）中心圓壇之內涵分析

465 窟中心圓壇下層壇壁，有畫寶瓶、劍等圖案，在中心壇城上據《伯希和筆記》提到：「圓壇上曾裝飾密教的小塑像。」現今已一無所剩了，而這些線索含藏著什麼？

1.推測為禪修觀想三壁面本尊最佳之座位。

理由為：「觀想——『入我我入觀』，觀想者，三密中意密之作用。結印持明，必觀想其印明之意義，是曰觀想。入我我入觀者，三密中觀身密與本尊同體無二之觀法也。觀本尊入我，我入本尊，本尊與我，無二平等，故名入我我入觀。」³¹

³¹ 張曼濤主編，1979・1，《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密宗概論》，p.50~51。



2.就筆者的經驗堆測應是做為壇城³²之用途；採證依據分析如其下：

類型：(1) 布畫壇城。(2) 彩砂壇城。(3) 模型壇城，如用木材或泥塑製作。製作壇城取決於製作時間和安置壇城的空間，例：當空間不夠時，就不用本尊神的畫像，只用一些簡單的密乘象徵物或以本尊之種子字表示壇城。

曼荼羅的形態：在印度，欲製作曼荼羅時，首先是擇地，再於地之四隅立椿，繞線結界。界中鋪上清淨泥土。築壇，其表層塗抹白土，安置諸尊。由於修法結束後，須將壇毀壞，所以印度沒有曼荼羅壇的遺品留存。西藏的曼荼羅，多是壁畫，中國與日本的曼荼羅，多彩繪於絹紙上，或有以金銀泥描繪的。在舉行灌頂儀式時，壇上掛著的是敷曼荼羅。四種曼荼羅之中，描繪尊像的大曼荼羅，最為常見。這些曼荼羅可以分為兩界曼荼羅與別尊曼荼羅兩大類。「兩界曼荼羅」是金、胎兩種曼荼羅組成的大總合曼荼羅。

以上分析得知，中心圓壇應是做為壇城之作用，即諸佛之剎土，想必從古至今應不致於有人上座吧！

四、結論

從文本之行文中，由敦煌周圍之環境評估，進入莫高窟之研究價值分析後，轉入莫高窟第 465 窟之研究動態，確立了研究發展方向及問題意識。在文獻的脈絡關連中發現，敦煌研究院對北區石窟的發掘，將洞窟分為六種類型：居住窟、習禪窟、居住窟、墳塔窟、倉廩窟、禮佛窟等。無不令人聯想到，當時佛弟子們的生活形態是如此的精進，趨向成佛之毅力，更叫人讚許。從史地背景中，找尋到六個文獻，再依據學者們的研究及筆者的分析來還原 465 窟的身份：1.465 窟可能開鑿於西元 831 年或 891 年。2.465 窟前生可能就是信奉觀音菩薩的「獨剎神堂」；獨剎神堂在因緣變化不斷相繼的流程中，而成為現今的 465 窟。3.據專家學者們將 465 窟斷為元代及西夏時期的藏傳風格，筆者計劃若擴大發展研究，將進行討論之。

³² 曼荼羅：一般而言，是指將佛菩薩等尊像，或種子字、三昧耶形等，依一定方式加以配列的圖樣。又譯曼拏羅、滿荼羅、曼陀羅、漫荼羅等。意譯壇城、中圍、壇場等。「曼荼羅」一詞即意謂「獲得本質」。所謂「獲得本質」，是指獲得佛之無上正等正覺。由於曼荼羅是真理之表徵，猶如圓輪一般圓滿無缺，因此或有譯之為「圓輪具足」的。又由於曼荼羅也被認為有「證悟的場所」、「道場」的意思，而道場是設壇以供如來、菩薩聚集的場所，因此，曼荼羅又有「壇」、「集合」的意義產生。職是之故，聚集佛菩薩之聖像於一壇，或描繪諸尊於一處者，皆稱之為曼荼羅。摘自：《中華百科全書》，p3888。



進入 465 窟的主室內容豐富，主尊圖像之神秘，技術之精湛，畫風之古樸，皆令人驚歎，表現出震撼人心的寧屬之美。於是筆者試圖模擬主室的時空藍圖，即呈現出 465 窟主室立面透視圖、單幅圖像架構圖、主室圖像結構圖及西壁、南壁、北壁主尊曼荼羅圖及五方佛曼荼羅圖與窟頂圖像結構；配合經文、及前人研究對應主尊像的特徵找出主尊之名號及表徵義。再分析其圖像結構的體、相、用之關連性與中心曼荼羅的作用。

無上瑜伽修行法門宣稱一世成佛是可能的，也就是說，不必輪迴，即此肉身就可以成佛，是一種臨終與輪迴再生的瑜伽，次第分明的，實際可行的設計，體悟即身成佛，佛教諸乘的終極目標都是無上的般若智慧，廣義而言，無論是慈悲，修行的方法，藝術。其重點皆在開發佛身，正如開發佛心。凡夫的自我與其所屬的外界是無盡的輪迴，而又累世為無明所染，開發的藝術是以覺悟的般若智慧為根基，克服凡夫的無明，重新建構自我與外界的關係。

本文選用圖版來源：

圖號	圖版內容	資料來源	備註
1	465 窟週邊窟位分布圖	石璋如著，《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窟圖 21
2	465 窟平面及剖面圖	石璋如著，《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窟圖 207
3	465 窟前室圖	楊雄編著，《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大陸：江蘇美術出版社。	p.32
4	465 窟主室全景圖	楊雄編著，《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大陸：江蘇美術出版社。	p.34
5	465 窟西壁、南壁、北壁主尊曼荼羅	楊雄編著，《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大陸：江蘇美術出版社。	p.76、78、77、92、98、106、135、122、111
6	465 窟東壁護法曼荼羅	彭金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p.246
7	465 窟五方佛龕	彭金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p.243



參考書目

一、大正藏

- 1.《胎藏金剛教法名號》，一卷，青龍寺東塔院沙門阿囉他捺哩茶(唐云義操)集，T.18，No.864B。
- 2.《妙吉祥平等祕密最上觀門大教王經》，卷第四，宋契丹國師三藏法師慈賢譯，T.20，No.1192。
- 3.《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大廣智三藏和上，T.18，No.871。
- 4.《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沙門一行阿闍梨記，T.39，No. 1796。
- 5.《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五)，大唐天竺三藏善無畏共沙門一行譯，T.18，No.848，p.31A。
- 6.《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上，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T.18，No.865，p.208B。

二、圖版專書

- 1.楊雄編著／吳健攝影，1996・2，《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四六五窟》，大陸：江蘇美術出版社。
- 2.石璋如著，1996・4，《莫高窟形・窟圖暨附錄》(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田野工作報告之三。
- 3.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著，1999・7，《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大陸：文物出版社。
- 4.久美卻吉多編著，2001・11，《藏傳佛教神明大全》，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
- 5.彭金章主編/吳健攝影，2003・12，《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三、中文專書

- 1.廓諾・迅魯伯著/郭和卿譯，1985・3，《青史》，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
- 2.李冀誠著，1993・9，《西藏佛教密宗》，高雄：佛光出版社。
- 3.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1993，《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 4.林家平、寧強、羅華慶等著，1995・3，《中國敦煌學史》，大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
- 5.札雅・諾丹西邊著/謝繼勝譯，1997・1，《西藏宗教藝術》，大陸：西藏人民出版社。
- 6.圖奇(Giuseppe Tucci)著／劉瑩・楊帆譯/莊國彬校訂，1997・4，《西藏的宗教》，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譯自：The Religions of Tibet。
- 7.張宏實，1998.1，《探索唐卡——佛部與菩薩部》，台北：淑馨出版社。



- 8.羅勃·舒曼（Robert A. F.Thurman）/葛婉章，1998・4，《慈悲智慧藏傳佛教藝術大展》，台北：時廣企業有限公司。
- 9.索南才讓著，1998・11，《西藏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10.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獻研究篇／敦煌研究院編，2000・9，《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
- 11.山口瑞鳳等著/許洋主譯，2001・1，《西藏的佛教》，台北：法爾出版社。
- 12.姜貢康著仁波切鄭振煌譯，1999・12，《了義炬》，台北：慧炬出版社。
- 13.謝繼勝著，2001・9，《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大陸：河北教育出版社。

四、學術論文、期刊

- 1.張曼濤主編，1979・1，《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㉑・密宗概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 2.張曼濤主編，1979・4，《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㉔・密宗儀軌與圖式》，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 3.賀世哲，1986・6・12，《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份洞窟的營建年代〉，大陸：文物出版社。
- 4.藍吉富主編，1988・6，《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㉗・西藏密教研究》，台北：華宇出版社。
- 5.鄭鴻祺等著，1997・1，《密教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金色蓮花有限公司出版部。
- 6.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總編輯（馬德），2003・10，《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83・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 7.圓光編輯委員會，2003・12，《圓光佛學學報》，第八期，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

五、工具書

- 1.雪犁主編，1994・10，《中國絲綢之路辭典》，大陸：新疆人民出版社。
- 2.張怡蓀主編，1998・5，《藏漢大辭典》／藏漢對照，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初版）。
- 3.季羨林主編，1998・12，《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